

我有我天空 - 第 3 集 - Henry、Mandy - 傷殘夫妻一起走過義工之路 (下)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H Henry、M Mandy

W：歡迎大家收聽「我有我天空」這個環節。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，我的名字是 William 陳衍泓，我是一位後天的視障人士，現在因青光眼導致全失明了。上一集請了兩位朋友，他們都是行動不便的肢體傷殘朋友，丈夫是 Henry、太太是 Mandy。

H：你好。

M：Hello，大家好。

W：上集分享過一些他們小時候為何會遇到傷殘，以及如何克服當時困境的治療情況。再說到兩夫妻當年是怎樣相識的——這些八卦事情我最喜歡。上次因為時間關係便說到這裡。Henry，上次太太說相識的片段交給你來說，便請你繼續說下去。

H：我們是在醫院裡做義工時相識的。

W：做義工相識，大家都是在同一個組織？

M：不同的。

H：不同中心。

W：但是做義工的……

H：一起去一間醫院做探訪，便分在同一組。

W：分在同一組。

M：是。

H：不知道是什麼原因。

W：那時有沒有合作呢？

H：我們分了幾組，幾組去探訪不同的病房。

W：但為何你會認識她？

H：因為相識了，便一起做個案。

M：主要是我沒有做過，第一次去醫院做探訪，很害怕，很緊張。當時他較為勇敢，高大威猛，有膽量。

H：我在教會有做一些事工。

M：我說很醜的，如果叫人加入你的會，因為我們還有做推廣招募會員，如果他拒絕我，我怎麼辦？他說不用害怕，跟我來。

W：就是說「跟著來，跟著我」，就真的跟去了。

M：是。

W：真的看不出 Henry 你平時斯文，原來對著女士是這麼大膽。為什麼要這樣引蛇出洞呢？因為我知道其實你們有很多很甜蜜的東西會跟我們分享的。回說在醫院做義工，陪過她幾次便認識了。但是你怎樣展開攻勢？

H：之後在不同場合碰見。

W：又是做義工？

H：是一些周年大會。

M：去傷青的周年大會。

W：即是一些復康機構。

M：是，再碰見。

W：再碰見的時候……——Henry 我想問一下你，其實你在何時對你太太有好感的？沒理由一見面做義工便對她有好感這樣的。

M：其實我們在做第一次義工離開時乘升降機，他已經很勇敢，在我姑娘旁邊問我拿電話。

W：啊？Henry 這是真的嗎？

H：因為我看不到姑娘。

M：他說「妳想去教會，不如我約妳一起去」。這樣，我便給了他電話一起去。

W：我相信太太說的話。因為太太說那個片段時在笑瞇瞇。

交換了電話自然會約妳四處去玩，但是你們大家都是有些行動不便，在拍拖的時候會否很沉悶？

H：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常常下雨。

W：常常下雨？

H：是啊。每次出外便下雨。

M：我丈夫想事情，他是往好那方面想，但是我想的東西就比較負面。

H：下雨有不同的想法。

M：我們在結婚後說起來才知道。當然下雨一起出外要撐傘很麻煩，接著還要拖著一起走是很危險，我心想為何每次我們去拍拖都下雨呢？是否連天也不讚成我們拍拖呢？我會這樣想。

W：跟電視廣告很相似。

M：我其實有些擔心，但是他的想法原來是不同的。

W：是怎樣呢？

H：這麼困難也經歷了，下次出外未必會的。

W：還是上天特意造就多些機會讓妳們靠近些？

H：也可以這樣想的。

W：可以湊緊一點。平時像正常人上街拍拖這樣，我想問一樣事情很重要，家人有沒有反對你們啊？

H：有一件趣事：我們上街的時候，有一個婆婆常對我們很注目。可能沒有很多機會見過兩個傷殘人士拖著手走，那有一個婆婆在整條街跟在我們前面看著，一路走著看，差點撞到燈柱，也要繼續看。

W：你不會問一下她為什麼看著你們？

H：我叫她小心點，小心前方有燈柱啊！

M：他大聲叫婆婆早晨！婆婆馬上站住了，沒有撞到燈柱，差點撞到，很好笑的。家人其實是有阻力的，我當初告訴我姐姐的時候，我兩個姐姐也擔心，說「妳本身是傷殘人士要人照顧，但是妳現在的男朋友也是傷殘人士，妳倆也要人照顧的」。

W：是。

M：即是她叫我考慮清楚。

W：Henry 你呢？當時你太太說你高大威猛，但是你將來跟她組織家庭，還要照顧她，自己又不太方便。說真的：憑什麼？

H：沒有特別去想這個問題。

W：即是豁了出去。

H：也可以這樣說。

W：家人支持你嗎？

H：支持的。

W：為什麼我會說起家人呢？你剛才在上一次跟我們分享經常說爸爸媽媽。

H：因為我們一起住，甚至是現在結婚了都是一起住。

W：即是你爸爸媽媽對你的支持是很大的？

H：很大。

W：比如你現在行動不便，跟爸爸媽媽溝通有沒有困難？

H：不會的。

W：他們不了解行動不便的實際情況，便他常常有些東西不明白，會不會大家會有磨擦情況？

H：在受傷入醫院那刻開始，他們一直陪著我。我去北京期間，甚至放棄了工作，跟我一起北上。所以這條復康路是他們陪我一起走出來的。

W：但是你爸爸媽媽怎樣去認識你更多？因為你也說過，以前家裡沒有人是殘疾人士。既然沒有示範單位參考，沒有資料可以學習，你爸爸媽媽怎懂得跟你溝通？連輪椅也可能不懂用。那怎麼辦？

H：在北京的時候，治療師很強調說：在醫院裡只不過住一段短時間，但康復的路是一輩子的。所以教我如何以後做運動，還教爸爸媽媽怎樣幫助我做運動。我第一天入院便教我怎樣使用輪椅，還教家人怎樣推輪椅。所以我很感激北京治療師那方面的安排。

W：這是全面安排，包括你家人、自己也認識了自己的界別。

H：嗯。

W：我想問一下：你們認識之後，拍拖了多久？

M：兩年半。

W：兩年半左右，接著他便求婚？

M：是啊。

W：跟他一起步入教堂了？

M：是啊。

W：結婚後，生活自然會有些變化，妳要適應跟他的家人相處，而妳又有走路不便的困難。回說工作，妳之前跟我們分享了說妳是做文職的。那麼 Henry 你

是做什麼呢？

H：我也是做文職的。

W：你們倆都是做文職，同事又怎樣看你們？老闆會否 Henry 你行動不太方便，比如跑來跑去的工作找其他人做，或者 Mandy 妳走路這麼慢，生產力會否低一些的？會否有這些的看法？

M：我的公司就沒有，因為我的部門都是聘請了六位傷殘人士。

H：是那間房，那一隊人。

M：是啊。

W：等等，你的公司是不是什麼社會福利機構？

M：都是政府部門之一，它提倡僱用傷殘人士。

W：挺好啊！這個精神不錯。Henry 你呢？

H：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。

W：都是政府部門，但是老闆沒有因為這個殘疾而不給你做很多工作？不會疼著你，像正常人一樣看待。

H：我覺得這是全靠香港平等機會條例的通過，對傷殘人士工作或是各方面很多的幫助。我不知道他們怎樣想，但在表面上不會說。

W：OK，這樣也不錯！除了工作上，我知道你們有很多興趣的，Mandy 妳有什麼興趣呢？

M：我比較喜歡做手工藝，例如：插花、穿珠、繩結、布藝，我也喜歡做的。

W：這些東西每樣也是很仔細的，並且需要花時間。我知道妳插花也是挺專業的，專業程度是可以參加比賽。請分享一下參加什麼比賽，以及為何喜歡參加比賽呢？

M：其實我參加的是展能藝術會，展能藝術節是四年一次，因為我記得當年我也

是在展能藝術會裡學插花，所以它舉行的活動我們也很支持去參加，很僥倖奪了獎，奪獎了便可以代表香港去其他國家比賽。

W：恕我直言，妳當然是很優異，學了很長時間，下了很多苦功，才參加比賽的？

M：其實不是，第一次我是奪獎後才去學插花。

W：啊？事情始末倒了？不可能無緣無故可以去參加比賽，是不是一定有人看得起你呢？

M：不是，因為之前……

H：很多會員一起去比賽。

M：方心讓博士她很鼓勵傷殘人士在藝術這方面的發展，便舉辦些免費課程讓我們去學。有八節課的。我記得我學了八節課後便真的愛上了插花，之後比賽很僥倖奪獎了，當時覺得我真的要進修這科，便開始學插花。

W：這樣東西真的是什麼能力的人也能參與。

M：是啊。

W：回說展能藝術會它是提倡一些共融，傷健共融。Henry 你太太喜歡玩些較為靜態的東西，你又喜歡玩什麼呢？

H：當她插花時，我是做一個私人特別助理，我陪她去……

W：剪花？買花？

H：陪她去印度、日本比賽，我也有幫忙去搶花。在印度時要事先跟大會說我們需用什麼花材，去到場地時工作人員吩咐「坐著不用動，遲些工作人員會派花的」，誰知過了一會兒，花放在那裡一會兒便沒有了。

W：啊？

H：被人們取走，連我們申報要用的花材也沒有了。我們報那些花是較為特別的，在當地選手的桌上，我便向那人說「不好意思，這個花是我們訂的。」他說沒有。沒辦法，那次我們在印度比賽奪不到獎，他們很得意的，出來的結果

就是，例如我認識大會的評判朋友，他便說「評判評出了結果 ABC 是冠軍，他出來是 EDF。」

W：那麼有趣？

H：這樣也不要緊的。

M：印度是落後一點，但是其他國家……

H：冠亞季軍的作品也不展示出來的。

W：這個是他們自己的文化，我們真的不知道怎樣理解這些東西。

H：這個就是搶花了。

W：搶花當然令你太太更加愛你，對嗎？

H：尤其現在做了護花使者。

W：我就沒有你這麼大膽了。但是我想問一下，你太太玩這些比賽，我常常看你跟著她，太太做這件事，你會悶的，你平時自己又會玩什麼？

H：其實有很多義務工作，如果是我的範疇之內，Mandy 便會幫助我做我的助手，若是她範疇之內，便會倒轉我做她的助手。

W：哦。說起義務工作我很有興趣。你剛才也說你是在做義工時認識你太太，為何這麼有興趣做義工？你還拿了獎的。

H：正如剛才我所說，自己有這麼大的苦難，怎樣把這個負面苦難轉為正能量呢？變為自己和別人的苦難，傷殘人士做義工能給社會一個訊息就是：我不單是一個服務接受者，我還可以提供服務給別人。

W：對。你所拿的獎是什麼獎呢？

H：曾經我在二零零五年拿了義務跨組舉辦的全港傑出義工獎。

W：鼓勵一些好像你這些熱心公益的人。我想問，義工你們已做過很多，有什麼故事跟我們分享一下？或是遇到什麼人較為特別？



H：做義工可以接觸不同層次的人，無論是屋邨主婦、婆婆，甚至是行政會議議員，一些政府的局長，司長，這個可以讓我們增廣很多見聞，接觸不同的人。

W：Mandy 呢？

M：我也說說，現在地鐵有幕門，當年是沒有的，便發生了一宗意外，有一個年輕的少年被人推了落路軌，便輾斷了腳的。

W：這麼大件事。

M：入了醫院。當時我們的義工組是做探訪，有一個組員告訴我說探過這位朋友。這位魏先生情緒很低落，出現很多併發症，很擔心將來沒有了腳怎麼辦呢？因為他本身是很喜歡運動；他喜歡跑步，現在什麼也做不到。怎麼辦呢？他回來跟我們說，我們找了兩位朋友也是義肢的上去探望他，見面後，便告訴他「這兩位朋友很熱心，會走路給你看，將來你就好像他們這樣走，我們一樣可以走路。還有可以做服務，還可以參加比賽」，當時有一個傷殘人士體育協會，可以玩很多游泳、劍擊，很多運動也做到，鼓勵他，以及他說裝了假腳後有很多……

H：鬼腳。覺得腳不是自己。

M：覺得腳不是自己的，自己跳動著，解釋給他知道。

H：即是好像有隻腳在跳動，但是義肢的腳不是在跳動，有一個幻覺似的，他們便用過來人的身份去鼓勵、分析給他聽。

M：這位朋友聽了後很釋懷、很開心，較先前更有勇氣繼續生存。我們之後做了朋友，看見他真的玩運動，玩游泳、玩劍擊了。

H：代表香港去比賽。

M：去比賽。

W：很大轉變。

M：所以我覺得探訪是可以鼓勵很多人的。

H：特別是傷殘人士的探訪，因為以過來人的身份很有說服力。

W：對。

M：我記得有一次和丈夫一起去大埔醫院，有一位男士是貨車司機的，發生意外沒有了一隻腳。探訪時跟我說什麼也沒有了，一直哭。

H：只聽到「沒有了，沒有了……」。

M：我看到他床邊有一隻假腳，他不肯佩戴。我接著在別的病房找我先生過來跟他解釋，說給他聽我先生也是由意外造成這樣。

H：意外受傷。

M：我先生便鼓勵他，我能站起來，你也可以的。我的情況比你嚴重得多。你穿了假腳後，其實是跟普通人分別不大的。

W：沒錯。

M：他聽了我先生說很感動，接著便答應了……

H：我們的約定：試試穿著義肢去跟物理治療師做訓練，希望可以看到你穿著假腳出院。這樣便有了一個約定，他願意跟我握手擊掌，承諾會試一下。

M：所以我覺得做醫院探訪是挺好的，真的可以幫助人。

H：再去的時候，很多人已經出院了。

W：我有一個想法就是看似很困難的東西，我們想想是這樣想的，沒有了一隻腳，一定走不到了，Mandy 是嗎？或是好像 William 看不到，全黑的一定什麼都做不到，但是我們沒人說限時給你們，今天遇到這個殘疾或困難，明天就像以前一樣，我們可以慢慢存起來的，Henry 是嗎？由最初的譬如怎樣認識假腳？怎樣跟它建立友誼？怎樣可以站起來站得穩定點，然後慢慢走幾步，又或者是最初扶著東西走，慢慢可以大步些，再不然層次高些有經驗便上、落樓梯。所以，很多時人會給自己認為困難的東西框著自己。但是你們很好，幫他們克服這些困難，衝破這些障礙。這相當好。我知道做義工有一個問題，——我也做過義工，我常常覺得義工比較零碎，你有你的一群，我有空時便喜歡做老人，你喜歡陪小朋友便陪小朋友玩這樣，好似沒有一個集中地、聚

腳點之類。我知道你們好像有些夢想，是嗎？

H：正如你所說的原因，把我們一群一起做義工的朋友聚在一起，成立了一個義工隊，就是香港義工力量，我們已經得到政府認可作為一個慈善機構。下一步我們便希望可以開一間叫傷殘人士的義工中心，讓傷殘人士一起在那裡分享、聚會、培訓、訓練，彼此鼓勵。

W：你們的力量成立了多久？

M：四年多了。

H：我們四年來不斷做這個活動，這個工作。

W：但是除了要有會址，有聚會的地方，但是很多殘疾人士、肢體傷殘人士出入要坐車，也就是說又要找復康巴。需要嗎？

M：要的。

H：而我一直在傷殘義工的範疇裡跟朋友、社工說，為了他們方便，一定要預約到車輛給傷殘義工。他們願意出來已付出很大勇氣，好像我們常常說「工作要有無障礙，通道無障礙，殘疾人士義工就是要一部復康巴士，安排接送到工作的地方，做完工作可以很安全的回家。」所以我們堅持活動要預約到復康巴士。

W：因為正如你所說，踏出第一步這個勇氣真的很大，如果我們身邊朋友也不支持他們的話，這個世界便少沒有了很多人間溫暖。我也呼籲一下，聽眾朋友有時候在街上，又或乘搭港鐵，見到很多坐輪椅的朋友，我試過有一次在上班時間，那位輪椅朋友等候入升降機，身邊很多人往裡面擠，亦有人問你要進來嗎？但是一直沒有人維持住升降機，或者叫進去了的健全人士出來，讓輪椅人士先使用。其實只不過是我們可能辛苦少許，或是乘搭下一班升降機，對於那位朋友已是很大的幫助了。而且是一個很大的鼓勵，他會覺得自己可以共融於社會。要不然，你們能走的正常人把位置佔了，我一個孤伶伶等候。

H：因為升降機是他唯一的途徑。

W：是啊。這可能變相令到他打消出外的信念。說了需要會址，復康巴，若果有心的聽眾朋友聽到想參與義工，或者想幫助其他人，或者正在聽的朋友都是

面對這些困難，可以怎樣聯絡你們啊？Henry。

H：在開心頻道留言。

W：簡單、直接，就在我們的頻道裡留言，寫下想幫助一下，或是出錢出力也可以。

M：是。

W：希望大家可以幫助不同的人。最後，Mandy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我們說？或是祝福我們？

M：我希望開心頻道做得更加好。

W：嗯，謝謝。Henry 呢？

H：希望香港是一個共融、無障礙的，彼此關愛的社會，最重要是開心頻道是開開心心的社會。

W：好啊！我在這裡簡單點，呼籲多些人聽我們節目，從中互相學習，互相鼓勵。這集的時間差不多了，有機會我們再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再見。

H：再見。

M：再見。